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父亲的肩膀是看台

瞿杨生

下班路过幼儿园,看见一个小男孩骑在爸爸肩上,小手揪着父亲的头发,咯咯笑得前仰后合。那父亲歪着头,一手扶着孩子的腿,一手提着公文包,走得踉跄却满脸欢喜。我愣在原地,恍惚间觉得那上面的孩子是小时候的自己。这个画面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那座最安稳的看台。

我五岁那年元宵节,父亲带我去镇上看舞龙。人山人海,我什么也看不见,急得直跺脚。父亲二话不说,把我举起来架在肩上。刹那间,我看见了金色的龙灯在夜色里翻滚,鳞片闪闪发光,龙珠在人群中穿梭。我兴奋地大喊:“爸爸,龙要飞了!”父亲在下面问:“看清楚了吗?”我说:“看见了!比所有人都看得清!”

那天,父亲扛着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回家后腰疼得直哼哼,母亲一边给他贴膏药一边埋怨:“你就惯着他吧!”父亲嘿嘿一笑,转头问我:“明年还去看吗?”我拼命点头。现在想来,那座名叫“父亲肩膀”的看台,让我看见了他自己从未看清过的风景,而他的视线始终被人群遮挡,听见的只有我的欢呼。

后来我渐渐长大,不再需要那座看台了。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偶尔还会拍拍自己的肩膀说:“来,爸扛你。”我嫌丢人,甩开他的手:“我都多大了!”他无奈地收回手,转身去忙别的事。那时我不懂,他伸出的不是肩膀,而是一份不知如何表达的爱。被我拒绝后,他大概也找不到别的方式靠近我了。

六月推开门扉,热浪从四方涌来,宣告盛夏降临。阳光变得热烈,将城市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中。这是一个属于分离与出发的月份。在日历的这一页,时间人为地划出一道界线。人们在蝉声里挥手,又在同一阵夏风中转身,走向各自的远方。

六月的天气向来直截了当。午后的积雨云在天际堆叠,雷声过后,大雨倾盆落下。这场雨洗刷了枝头积存的尘土,让老旧的败叶归于泥土。这是自然界极为干脆的辞行。雨水停歇之际,天空放晴,树冠展现出洗练的翠绿,每片叶子都饱满挺拔。这是夏日赋予草木的新生。旧的残落化作新的养分,新的生命在烈日与骤雨的洗礼下,展现出蓬勃的姿态。

视线从窗外收回,落入六月的校园,这里的空气弥漫着离别的气息。无需深奥的言辞,告别藏在细微的动作内。操场上,穿着毕业服的年轻人站成一排,闪光灯亮起,将容颜定格在相片上。昨日相伴的同窗,明日便要奔赴天南海北,转身那一刻的温热,是对过去光阴最真诚的回望。

然而,六月的告别从未走向终结。候车室里人声鼎沸,拉着行李箱走出校门的人,在一张车票的指引下,踏上崭新的旅途。离开熟悉的环境,意味着即将推开另一扇门。门后有新的城市等待探索,有全新的生活等待描绘。一切皆是未

直到我工作后有一次搬家,父亲非要来帮忙。他扛起一箱书上楼,走到三楼时脚步一滞,弯着腰喘气,发出“嘿”的一声。那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我心上。我赶紧接过箱子,碰到他的手时心里一惊,这双曾经轻松举起我的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糙干瘦了?我回头看他,他扶着栏杆,嘴角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回过神来,我决定当晚就回父母家吃顿饭。推开门,父亲正抱着我三岁的侄子在客厅看墙上的照片。侄子嚷嚷着要看窗外的鸟窝,父亲试着把孩子举起来,憋红了脸也没能举过肩头,只好搬来一把椅子。他讪讪地笑了,对孩子说:“爷爷老了,举不动了。”我在门口听见这句话,心里不由得难受起来。

我走过去蹲下来,说:“爸,我来。”我把侄子举上肩头,孩子欢呼着喊:“我看见小鸟了!两只!”父亲站在旁边仰头看着,嘴角慢慢翘起来,眼里有光。那一刻我总算明白,看台从不言语,它只负责托举。而被托举的人终将长大,成为下一座看台。

吃完饭临走时,父亲送我到楼下。我回头看他站在路灯下的身影,忽然开口:“爸,父亲节我带你去看戏。”他愣了一下,摆摆手说浪费钱,嘴角却压不下去。我笑了笑,转身走进夜色里。父亲的肩膀曾是我人生中最高的一座看台,如今我不再需要被举起了,但我终于学会了蹲下来,托住他风霜浸透的肩膀。

知,却充满期待。这种新生,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它发生于你把行李放入架子的瞬间,发生于你对陌生城市说出第一句问候的时刻。人生的画卷在此处折叠,又在彼处展开。离开旧的港湾,是为了让生命的航船驶向更宽广的海洋。

街巷中,六月同样书写着篇章。高楼里的交替也变得频繁,清空办公桌上的物品,退回出入证,便是一段职业生涯的谢幕。而在次日清晨,换上崭新的衣衫,接过新的名片,便是事业的重新起航。生活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人们学会在失去中寻找获得,在终结里看见开端。

古人写夏日,常言“微雨过,小荷翻”。池塘里,初绽的荷花总能引人驻足。它们冲破淤泥的束缚,在碧水之上举起清雅的花苞。它告诉世人,美好的绽放,需经历黑暗里的蛰伏,人生轨迹亦是如此。我们总在告别不成熟的自我,告别舒适却停滞的境地。每一次的蜕变,都是为了给未来的生长腾出空间。没有这般割舍,便迎不来盛夏繁花的满庭芬芳。

时间长河奔流不息,六月只是其中一段水域。告别并非失去,而是生命在岁月里刻下的印记;新生也非凭空降临,它是建立在过往基础上的攀登。夕阳沉入地平线,晚风拂过街角,我们站在这新旧交织的路口,内心平和,挥手向旧时光致意,抬头迎向明天的朝阳。

风过六月院墙

欧兢兢

六月的风翻过土墙
把丝瓜藤吹得更长
一朵黄花落在井沿
母亲捡起来 搁在粥碗旁

石榴在墙头烧了一整春
到这时才肯举起几盏红灯笼
父亲从不说什么好看
只是浇水时 多停了几趟

院墙不高 挡不住什么
却挡住了路上的尘和慌
风来了 丝瓜晃一晃
日子也跟着晃一晃 稳稳当当

隔壁阿婆递来半块瓜
墙这边的鸡 替我们叫了声谢
黄昏贴着瓦缝往下淌
炊烟认得每一条回家的巷

院墙旧了 裂纹里长出草
根扎得比房子还牢
我后来走了很远的路
才懂那面矮墙 替我们守住了所有寻常

风还在过
丝瓜还在爬
日子还在——
一朵一朵 开在墙头上

还忆童年路

龙檀石

她说当年掏花生的日子
也可成诗
我琢磨再三
未曾寻得相宜字词
那般辛酸画面
实难唯美
纵然多少佳期还忆取

贫瘠时节
三叶草茎 地瓜儿藤
蒲公英汤 野菜粥
秋冬春夏的诸多土腥气
足以开心暖胃
再逮三两竹笋虫 山螃蟹
堪称一众绝味

回念几锄中觅得的零星花生
确系地少田稀 奈何无计
经此窘困
今夕志气犹存 前行虽折不挠
悟透童年路
方知江南尽是好风物



那一年,花生是地里给孩子的糖。



人间的新生与告别

苏阅涵



昨日相伴,明日远方